

# 從巫覡及及相關的宗教概念探討

## 中國古代出土資料

慶祝宋文薰教授八秩嵩壽學術研討會

民國 92 年 5 月 15 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

宋光宇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生命學研究所、人類學系

在中華文化的發展史上，「巫」是很重要的一項因素。在周代的祭典中，「降神」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儀式。《論語》〈八佾第三〉所提到的「禘祭」就是由巫者在灑酒於地後，降神起舞<sup>1</sup>。〈述而第七〉也提到孔子生病時，是用「祈禱」的辦法來治病<sup>2</sup>。筆者在解讀《論語》的時候，發覺孔子很可能具有類似巫者的心性特質。不是只有筆者一個人有這種想法，還有其他的學者也有同樣的發覺，而在探索「巫」和「儒家思想」的關係<sup>3</sup>。因此，引發了一些好奇心，想要探索中國新石器時代有關「巫」的資料。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中華文化的根底，只有當我們弄清楚「巫」的本質及其在考古資料上的展現時，方才能夠對中華文化的起源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中國考古學界的前輩張光直先生曾經寫過幾篇文章來討論彩陶文化中有關「巫」的資料<sup>4</sup>。為這個領域做了開路和指導的工作。最近由於對「巫」的本質有了一些新的瞭解，回過頭來重讀張先生的作品，以及相關的考古資料，另有一番翻新的認識。依據筆者現階段對「巫」的體認，再來仔細翻讀仰韶彩陶的紋飾，找出許多張先生當年不曾注意到的資料。這篇文章就是把這些新找出來有關巫覡

---

1 《論語》〈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2 《論語》〈述而第七〉：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3 吳文璋《巫師傳統與儒家的深層結構：以先秦到西漢的儒家為研究對象》，（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1。

4 張光直〈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60。〈仰韶文化的巫覡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4 期，1994。

以及有關宗教意涵的資料做一次比排和論述。

## 一、什麼是巫覡？

中國人對「巫覡」有特殊的看法，跟西洋人不一樣。中國人的看法可以用《國語·楚語》觀射父所說的一段話來代表：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這一段話是說：在古代的時候，人的神志不是那麼複雜，其中最精明、剔透、明白（精爽）、心神可以安定，不隨便搖動（不攜貳）的人，他又有辦法把自己身上的意識和潛意識作一翻整理，讓身心達到和諧正當的狀況（齊肅衷正）。在這種情形下，他的智慧可以讓他通曉天地之間的事情（上下比義），可以把他的信息像陽光一樣的投射到很長很遠的時空中（光遠宣朗），他所做出的正確認知（明）就像陽光那樣明朗亮潔的關照每一個人（其明能光照之），又可以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而沒有什麼遺漏（其聰能聽徹之），在這種情形下，方才可以讓神明降附在他的身上。

觀射父所說有關「巫」的條件轉換成現代宗教術語來說，就是指修行功夫很好的人，心頭沒有太多的雜念，隨時都保持在「入定」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下，可以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而無所遺漏，又可以把他純正光明的意念發散出去，影響很廣大時空範圍中的一切人、事、物。這種條件已經超出西洋人對「巫婆」（witch、sorcery）的認識。

人類學上對巫的認知大致包括了巫術（magic）、巫法（sorcery）、巫技（witchcraft）和巫醫（witch doctor）等四項。這是根據西洋人對巫的看法而來的。

所謂「巫術」（magic），是指一種信仰和行爲的複合體，人們以之作為基礎，用來對環境作可能的控制，俾能達成他們所想要的目的。這類控制是不可證實的。在某些情形下，也不可能用經驗科學的方法來加以試驗。當代人類學家對巫術的看法，通常都把重點放在「下意識中所表現的象徵性」，認為巫術有其秘密性和虛偽性。<sup>5</sup>

巫法是指在不經意的情形下，轉念之間，就可以讓人受害。基本上是「黑巫術」（evil magic）。而巫技是指巫覡天生的所具有的氣質和能為。<sup>6</sup>巫醫是為人們

---

<sup>5</sup> 李亦園〈巫術〉條，《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冊《人類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141-142。

<sup>6</sup> Evans-Pritchard, E. E.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測運、避災、拔除不祥、及醫治疾病的人。<sup>7</sup>

人類學的定義，主要是從「觀察」入手，把他們所看到的現象作一個分類。在這種分類下，特別強調這些巫術、巫法和巫醫不是現代以物質和測量為基礎的科學所能理解，一方面是沒有適當的工具，一方面也缺乏足夠的知識。但是充滿了好奇。

其實在英國和美國，有不少的學術機構和軍事單位從事有關「巫」的研究<sup>8</sup>。他們不用「巫」這種字眼，改稱「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英國的劍橋大學有一批教授為了研究這些奇怪的現象，在 1882 年 2 月 20 日成立了一個學會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專門找那些天生有特殊能力的人來作研究。一九二〇年代美國的杜克大學由 J. B. Rhine 博士領導，用實驗和統計的辦法來研究各種超心理學現象。1973 年贏得諾貝爾物理獎的 Brian Josephson 在得獎之後，不再做物理學上的研究，轉而研究「心」(意念)和「物質」之間的互動情形。他還成立了一個網站，專門探討「心物合一現象」(body-mind unification)。

綜合他們的研究，可以分成三個大項。第一項是超感官知覺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 包括預知未來 (pre-cognition)、迴知過去 (retro-cognition)、心電感應 (telepathy)、透視 (vision at a distance 計有手指識字、耳朵聽字、內視等)、遙感 (sensory at a distance 計有遙視、遙聽等)，這些功能都是大腦由體外向體內擷取信息。預知未來、迴知過去是占卜、看相、算命等活動的主要機制。心電感應是所有「巧遇」的基本機制。每個人時常都會遇到。內視是中國醫學和禪修的最主要功課。向內觀察自己的身體，由意識逐漸進入潛意識，時空知覺會跟著發生改變。《莊子·大宗師》所說的「心齋」<sup>9</sup>、「朝徹」<sup>10</sup>、「坐馳」<sup>11</sup>、「坐忘」<sup>12</sup>等，就是在描述練習內視時所發生的各種狀況。明代的大醫學家李時珍就曾經說過，經絡是用內視的辦法看來的<sup>13</sup>。至於手指識字和耳朵聽字，從 1979 年起，在中國大陸上，由北京大學生物系、復旦大學、雲南大學等單位做過成千

---

<sup>7</sup> Lewis, J. *Anthropology Made Simple*, 1961, p.184. 謝劍〈巫醫〉條，《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冊《人類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 142。

<sup>8</sup> Irwin, H. J. *An Introduction to Parapsychology*, 3<sup>rd</sup>, e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1999.

<sup>9</sup> 心齋的意思是透過一定的修練方法，把意識和潛意識作一番調整，從原本混亂的狀態趨向於整齊、有序。就像電腦的檔案整理。

<sup>10</sup> 朝徹是說，經過一段時日的努力整理之後，原來光明的本性逐漸的顯露，有如早上升起的太陽，從原來的昏暗狀態越來越明亮。

<sup>11</sup> 坐馳是說在靜坐的時候，進入相當安定的狀態時，整個時空的感覺變大。

<sup>12</sup> 坐忘是指進入很安靜的入定狀態時，不覺得自己這個身體的存在，也就是「忘我」的狀態。

<sup>13</sup> 明代李時珍在《論奇經八脈》一書中就明白的說經絡是「內景隧道，唯反觀之、照察之。」顯然到了明朝萬曆年間，中國醫藥專家還是知道用內視的辦法來看身上的經絡。直到廿世紀，西方醫學傳來之後，方才遺忘了這件事。但是在台灣民間，仍有不少人會這種內視的辦法來看自己和別人身上的經絡及其病變。

上萬次的實驗。台大李嗣涔教授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做有關特異功能的實驗。

第二項是念力（psychokinesis），包括特異書寫、意念致動、意念鑽孔、意識微雕、意識生物工程、突破空間障礙等。這些功能都是大腦發出信息，向外發生作用。台灣寺廟中常見的扶乩活動基本上是特異書寫的一種形式。這些大致都是茅山道士的法術，在此不多加介紹。

第三類是歐美研究靈異現象的主要題材，包括存活假設（Survival Hypothesis）、鬧鬼（Poltergeist）、瀕臨死亡經驗（Near-Death）、出神（Out of Body）、幽靈（Apparition）、輪迴（Reincarnation）、附身等。在台灣較少有人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這些現象的基本機制是「心」或「神」要能離開這個身體，也就是「身心二元論」。如果堅持「身心一元論」的話，就完全不能理解這些現象。

以上這三大項的分類，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前提，那就是在我們這個身體和感官可以接觸到的範圍之上，還有另外的世界存在。人類學上稱這種存在為「超自然存在」，基本形式不是物質，而是信息波，所以不能用物質科學的辦法來測量它。

有關信息波的概念是從物理學的量子力學和場論所衍生發展出來的，由東吳大學物理系的陳國鎮教授所提出<sup>14</sup>。陳國鎮更把「人」比擬作電腦，有硬體的設備，也就是這個身體；也需要有軟體的設備，包括能量（電源）和信息（意識和潛意識）。最後由在電腦之外的使用者來操作，方才讓電腦能夠發揮各種功能。那個使用電腦的人就是「本我」「真正的我」。歷來的宗教家都在教人如何尋找這個真正的我。

現在的個人電腦透過網路，可以跟設在各個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網站相聯繫。網路版本越新，上網的功能越強。元智大學機械系的王立文教授，在看台大電機系的李嗣涔做手指識字實驗時，提出「宇宙網路」的概念。如此一來，人類學上所說的「超自然存在」就成了宇宙網路的一些網站。用這個概念來看「巫」，就有全新的認識。以下，先來看看宇宙網路這個概念是怎麼形成的。

## 二、宇宙網路與 i-mail

台灣大學李嗣涔教授最近一、兩年對「手指識字」這件事所做的研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而且發人深省的發現。1999年8月26日李嗣涔和同步輻射中心的陳建德主任等人利用一些宗教的神聖字彙來做「手指識字」的實驗時，受試者不是像往常一樣清楚的看到密封起來的字，而是一片亮光，或者一個奇特的景像<sup>15</sup>，例如：「卍」字是一大群人有序地在轉；太極圖是一群人圍著一個圓圈，

---

<sup>14</sup> 陳國鎮《身心極限的超越》（台北：漢聲文化，出版中），《中醫學基本理論稿》，正在編寫中。

<sup>15</sup> 李嗣涔、陳建德、唐大崙〈由手指識字實驗辨識特殊關鍵字所觀察到的異象〉《佛學與科學》

形成太極圖；「耶穌」會看到十字架,巨大無比的天國大門；「佛」字會出現一片亮光,有時候更會出現帶有呵呵笑聲的人像；藥師佛會伴有中藥的氣味等。王立文<sup>16</sup>把這種現象比擬作「上網」。所出現的景像就是「看到了首頁」,這些神聖字彙就好比是「網址」,只是網址對了,就可以聯上網,通過首頁之後,就可以進入另一個虛擬幻境去遨遊一番。他們認為宗教上的修行就是在練習這個上網進入虛擬幻境的動作。

發現神聖字彙的特殊意義之後,李嗣涔從把原先測試單字或單詞的方法改成提一個問題,等一下就可以得到來自超自然的回答。因此王立文把這種現象比擬作「電子郵件」(e-mail)<sup>17</sup>。一個問題提出去,等一下就有答案回來。這種實驗屢試不爽。一方面更加肯定了「超自然網站」的存在。一方面也發現來自那個網站的智慧比我們高出很多。這種情形就像殷商時代的甲骨文記錄。某月某日王問一個問題,由某個巫師來「貞」,也就是由這個巫者來上網,傳遞郵件,等一下就有一個答案回來。在這裡,e-mail 一詞已經不符實際,事實上是信息在傳遞,不是電子在傳遞,應該稱之為 information mail (i-mail)才對。

這些上網傳送郵件的動作,只有高階的電腦才能辦得到。二十年前的 8088 級的電腦、後來的 286 級、386 級的電腦都不能有這種功能。一直到 586 級和 Pentium 級的電腦方才可以辦得到。軟體程式也從早先的 DOS 進化到 Window 以後,方才可以隨時上網。也就是說,當硬體和軟體設備都要大幅的改進,才有可能上宇宙網路。其中主要的關鍵之一是溜覽器的功能。人的這個溜覽器就是大腦。腦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們相信大腦是唯一主宰生命現象的神經中樞。宗教家卻把大腦當成是「意根」,是接收信息的器官。意根就和溜覽器的意思接近。溜覽器版本的高低和它的功能有絕對的關係。低階版本的溜覽器是沒有辦法從事高階版本溜覽器所擁有的功能。唯有把溜覽器的版本更新方才可以跟得上。大腦這個溜覽器的版本越高階,可以上網接收的信息就越多。

從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對「巫」做一個全新的認識。「巫」就是可以輕鬆上宇宙網站的人。平常的人只是一台等級較低、功能不強的 PC 電腦,沒有上網的設備,即使有這些設備,但是也從來不用。所以,平常人看不懂「巫」的作為也就不奇怪了。

我們不禁好奇的要問:中國人是在什麼時候,就已經學會上網,也看見各種不同的網頁?同時也從事各種 i-mail 動作(占卜)。考古資料顯示,在五、六千年前仰韶彩陶的紋飾中,就有不少這種代表宇宙首頁的神聖圖案。同時,也出現

---

第 1 卷第 1 期,頁 8-18,2000 年 7 月。

<sup>16</sup> 王立文〈從網路概念看精神宇宙的結構〉《佛學與科學》第 2 卷第 1 期,頁 34-38,2001 年 1 月。

<sup>17</sup> 王立文〈從網路之電子郵件看信息場之溝通模式〉《佛學與科學》第 2 卷第 1 期,頁 27-30,2003 年 1 月。

了占卜。這兩種動作很可能是同時發生和進行的。

### 三、彩陶紋飾中的神聖圖案

1974年春在青海樂都縣柳灣因挖掘引水工程而清理了318座墓葬。這些墓葬有非常多的彩繪陶器陪葬。考古學家清理之後，發現這批墓葬有三個很特別的地方：特殊彩陶上的紋飾和符號、帶鋸齒狀的骨片、小孩厚葬。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特殊製作的彩陶壺上所繪製的的紋飾和符號。報告中指出<sup>18</sup>：

馬廠類型墓葬山土的陶器不僅數量多，彩陶多，且相當部分彩陶壺上畫有各種符號。這些符號多出現在彩陶壺的下腹部或底部（個別）。其它的器物則少見。這些符號在半山類型和齊家文化陶器中尚未發現。馬廠類型已收集的符號達50餘種。其中以「十」、「一」和「卍」最為常見。出土彩陶壺最多的197、211、564三座大墓，這些符號也最多。如「十」這種符號在墓211中出現達5次之多。但相同符號的彩陶在器形和紋飾等方面，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聯繫。據以上情況分析，這些符號的出現是和彩陶壺大量隨葬有關。很可能就是製陶專門化以後氏族製陶坊或家庭製陶的一種特殊標記。很可能起了原始圖象文字的作用。

這個發掘報告很清楚的顯示，彩陶是特殊製作的。有它特殊的用途。就像龍山文化中的蛋殼陶和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一樣，都是有特殊身分的人方才可以享用的器具。在新石器時代，誰會是這種有特殊身分的人呢？古史傳說中的「聖王」和「巫覡」都有這種資格。青海樂都地處西陲，不在中國的中原本土，因而不會是「聖王」的居住地。於是只有「巫」才可以有這種豪華的享受。在他的陪葬品中，出現這些具有神聖意義的圖案，也就是很自然的事。這些神聖圖案很可能就是這些巫者在某種安靜的狀態下，把上宇宙網站時所看到的首頁描繪下來。

這種神聖圖案不是只出現在青海樂都柳灣的遺址。在甘肅、青海兩省多有出現。張有朋編的《中國彩陶圖譜》<sup>19</sup>上所載兩千多張彩陶紋飾，其中「卍」、「十」多出現在青海、甘肅，甚至於西藏。而太極圖卻以湖北出土的為完整。這種地域上的差別也許可以說明佛教是在青康藏高原南北麓發展出來<sup>20</sup>，而湖北正是後來道家的發源地。

#### 甲，「卍」字

---

<sup>18</sup>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青海隊〈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出的主要問題〉《考古》1976年第6期，頁375-376。

<sup>19</sup>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北京，中國美術社，1990。

<sup>20</sup> 釋迦牟尼出生在今尼泊爾境內。尼泊爾就在青康藏高原的南麓。佛教是沿著青康藏高原的北緣傳入中原。至今，青康藏高原仍以佛教為主要的宗教。

1,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在甘肅省廣河縣出土,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557。時間是距今 4040 年前。



2,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甘肅省康樂縣范家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650。距今 4000 年前。



3,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甘肅省永登縣蔣家坪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05。年代為距今 3780±90 年前。



4,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海民和縣官戶台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45。年代不確定, 大約是在距今 4150 年前至 3600 年前。



5,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省民和縣加仁莊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47。年代同上。



- 6,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樂都縣柳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75。  
年代為距今 3970±240 年前。



- 7,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109。  
年代為距今 3970±240 年前



- 8,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樂都縣柳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125  
盆、1125 俯視。年代同上。



- 9,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樂都縣柳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126。  
年代同上。



- 10, 齊家文化, 甘肅省臨洮縣寺洼山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215。沒  
有碳十四年代測定, 根據其的遺址的碳十四年代測定, 齊家文化的時間為距今  
4385±80 年前至 3570±140 年前。





另外在西藏博物館裡展示一幅岩畫的拓片，地點是瀾滄江上游地區的卡若文化。年代是在 4200 年前。



(此圖是攝自西藏博物館)

從以上的十一條資料，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卍字圖形完全分布在青康藏高原的南北兩麓。年代是在 4000 年前後。

## 乙、十字形

1,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甘肅省永登縣蔣家坪遺址，[《中國彩陶圖譜》圖 141](#)。年代為距今 3780±90 年前。



2,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甘肅永登縣蔣家坪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06](#)。



3,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省樂都縣柳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58。年代為距今  $3865\pm 120$  年前。



4,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樂都縣柳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59。



### 丙、五行圖

1,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青海樂都縣柳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122。年代為  $3865\pm 120$  年前。



### 丁、地球兩極的磁力線

1, 甘肅省秦安縣邵店大地灣遺址, 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92。這個遺址的年代最早為  $7150\pm 90$  年前, 最晚為  $4410\pm 80$  年前。



## 戊、太極圖

1, 大地灣仰韶中晚期，甘肅省寧縣王莊王嘴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84。年代不確定，大概是在距今  $5320\pm 150$  年前至  $4410\pm 80$  年前。



2,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甘肅省東鄉自治縣林家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69。年代為  $4670\pm 150$  年前。



3,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甘肅省東鄉自治縣林家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70。



4, 屈家嶺文化，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975。年代為距今  $4190\pm 160$  年前。出現



5, 屈家嶺文化，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982。



6, 屈家嶺文化，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983。



7, 屈家嶺文化，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遺址，張有朋《中國彩陶圖譜》圖 1984。



通常我們只是把以上這些圖形看成是美術的圖案，不具有任何意義。可是當我們改用宇宙網頁的觀點來看這些圖案的時候，它的特殊意義就呈現出來了。

#### 四、文字和巫師的關係

青海樂都柳灣的陶器上還有很多符號，如圖所示：



取自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頁 145, 146, (台北：知書房出版社), 2004。

古文字學家推想這些符號可能是文字的起源<sup>21</sup>。陝西考古所的徐錫台曾經考釋過各地陶器上的符號，逐字對比，寫成《漢字探源》一書<sup>22</sup>。可是他並沒有指出這些符號在當時是作什麼用的。雲南省麗江市東巴文化研究所的李靜生先生把樂都柳灣陶器上的符號拿來和現在納西族的巫師（東巴）所用的象形文字做對

<sup>21</sup>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頁 139。

<sup>22</sup> 徐錫台《漢字探源》，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比，發現兩者之間有相當大的相似之處。他說<sup>23</sup>：

據方國瑜先生考證，納西族淵源於遠古時期居住在我國西北河、湟地帶的古羌人。約在秦漢時期向南遷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礮江流域，又南遷至金沙江上游。．．．．．

青海柳灣遺址陶符共 138 個。從比較表中可以發現這些陶符與東巴文形體相近且相若，多達 46 個。這不應該說是一個偶然的巧合。既然納西先民在古羌人時期是居住在我國的西北河、湟地帶的。而柳灣陶符的出土地青海樂都正處在方先生所指出的河湟地帶。是納西先民活動的地區。歷史淵源關係如此，這就不難看出這些陶符與納西先民有關，與今天還流傳的東巴祭司中的東巴文字有關。或者可以進一步的推論，這些柳灣陶文是納西東巴文字的源頭。

古文字學家關心這些符號如何解讀，民族學家關心這些符號和民族起源的聯結。本文則關心這些陶符和巫者之間的關聯。照李靜生的解讀，柳灣陶文和後來的東巴文有一定的關係，而東巴文是東巴巫師專用的一種文字。如果這個推論確實可信的話，則這些陶符一定跟巫者有關。

上一節講過，柳灣的彩陶是特殊人士方才可以享用的。這種身分地位特殊的人士很可能就是巫。巫者把他上宇宙網路時所看到的首頁情景描繪在陶器上。這些陶符基本上也應該具有類似的功能，是上網時的通關密碼嗎？抑或是其他的首頁？那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從這個推論大致可以知道，文字的起源是有很深的神聖意涵。在《淮南子·本經訓》中提到「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為什麼鬼會哭？文字的出現是人在描繪宇宙網站的首頁，也就是天地的秘密，因而有神聖的力量。

## 五、巫師的練功

在張光直先生的《仰韶彩陶的巫覡文化》一文特別提到在樂都柳灣的彩陶壺中，有一個人形浮雕，被一些練氣功的人當成是中國練氣功的最早證據<sup>24</sup>。

<sup>23</sup> 李靜生〈納西族的原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2000 年 10 月。頁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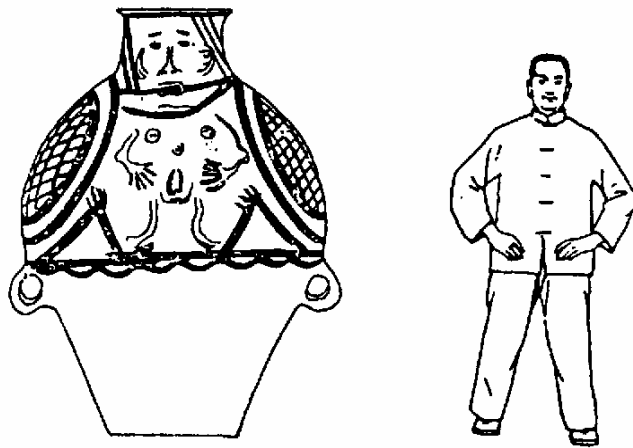
<sup>24</sup> 張光直〈仰韶彩陶的 145-146。



上：神靈人像  
新中國彩陶文化，黃亞人著，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

比精神的呼喚：海峽兩岸弘揚中華委員會編，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

，三聯書店，1999 年 9 月。頁



取自《原始中國》上冊頁 212，台北：地球出版社，1991。

這個陶壺「小口短頸，圓腹平底，泥質紅陶，從口到器腹中部塗敷一層紅色陶衣。彩繪一組對稱兩圈網紋，另一組為蛙身紋加塑裸體人像。然後在人像各突出部位之周圍黑彩勾勒。頭面在壺之頸部，目、口、耳、鼻俱全，披髮，眉作“人”字形，小眼、高鼻、碩耳、張口。器腹部即為身體部位，乳房、臍、下部及四肢袒露。乳房豐滿，用黑彩繪成乳頭，上肢雙手作捧腹狀，下肢直立，雙足外撇。彩陶壺通高為 34 厘米。」<sup>25</sup>

張先生認為這就是仰韶巫師的形象<sup>26</sup>。大陸上一些研究氣功史的人常引用這個人像作為中國氣功最早的圖像。比較這個圖像兩手兩腳站立的样子跟一般氣功的起式（張先生作「入定式」）確實很像。張先生推論「近代巫師在升天入地之前，常需要進入一種迷幻的精神狀態（ecstasy）。氣功的入定也許可以當作巫師進入這種精神狀態的一條途徑。」<sup>27</sup>

練過氣功的人都知道，陶壺人像的動作很像站樁，或是各種功法最後的收功動作。氣功練久了，大多數的練功者的身體就會變得比較敏感，對周遭環境有比先前敏銳的覺察。有少數的人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特異功能，例如內視、遙感、心電感應等。這是指在平常的生活所出現的狀態，精神狀態很正常，不是像乩童那樣的失神狀態。至於張先生所說的入定態，則是要透過靜坐和調息，把全身放鬆，慢慢的從意識進入潛意識，方才可以出現上宇宙網路的狀態。站樁是不會入定的。

無論如何，這個陶人像告訴我們，在五、六千年前，人們已經知道透過一定的練習，就可以達到上網的境界。這跟後來的儒、道各家的形成，有很密切的關

<sup>25</sup> 《青海柳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116，彩圖版 2。

<sup>26</sup> 張光直，同註 24，頁 145。

<sup>27</sup> 張光直，同上註，頁 147。



係。

## 六、巫師的道具

1976年在陝西華縣瓜坡鄉井家堡村發現一座仰韶時期的墓葬。出土了三件完整的器物：有八角形陶環兩件和角狀陶號一件。這件陶號是泥質灰陶，陶質較粗，用泥條法盤築。形體和去尖了的牛角酷似，呈彎曲的筒狀，器底端口徑大，作齊平的喇叭口。口外徑9厘米，內徑7.4-7.6厘米。上口徑比底口徑小，上口徑外徑3-3.2厘米，內徑1.8厘米。胎壁厚薄不一，由下而上，胎壁厚0.8-1厘米左右。在器底口壁的一側，有兩個并排的圓形小穿孔。孔徑0.5厘米。在器底口沿向上6.5-7.7、13-14.5厘米處，各有一道刻劃的凹弦紋，線痕寬窄、深淺不一，上下兩道刻弦紋不平行，上下起伏，最上面一道刻弦紋兩端上下參差，不閉合。陶號通高42厘米。<sup>28</sup>1979年在山東莒縣大米村遺址也發現一個陶號，通長32厘米，年代為距今5000年前<sup>29</sup>。



取自《原始中國》下冊，台北：地球出版社，1991。

對於這些陶號的用途，大陸的學者大概都猜得不對。戴彤心認為是當時的部落或氏族進行集會和集體生產時，以及部落之間進行鬥爭時發號司令之用。這種猜測是依據文化大革命時的情形來推想的。其實，任何一個參觀過道士作法的人都知道，號角是道士作法時最主要的法器之一。這兩件陶號無庸置疑的是巫師作

<sup>28</sup> 戴彤心〈記華縣井家堡仰韶文化角狀陶號〉《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4期，頁31-32。

<sup>29</sup> 轉引的《原始中國》上冊。台北，地球出版社，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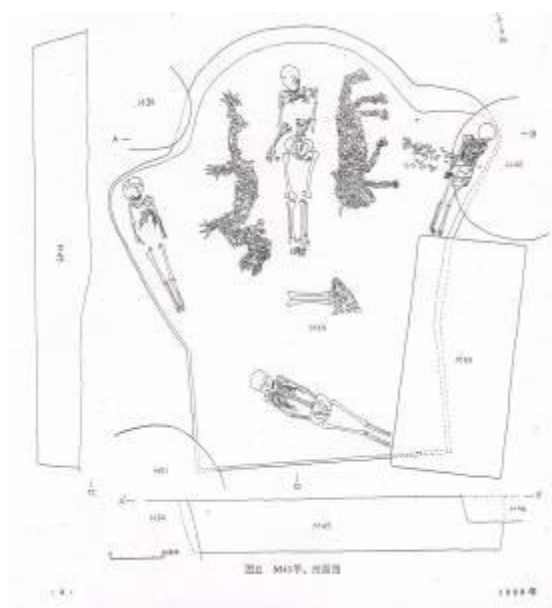


法時所用的法器。

至於圖中的陶盆，是 1973 年在青海省大通縣孫家寨一座墓葬出土的。邊上有一排人手牽手在跳舞，可以看成是舞樂<sup>30</sup>。現在台灣的原住民族跳舞時，還是用這種手牽手的辦法。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祈禱或作法的儀式，由一群人手牽著手圍繞祭壇或什麼東西，共同祝禱。這種辦法在目前的台灣比較少見。可是在歐美從事同類療法、花精的生產時，必需由一群人手牽手圍繞著花圃作讚美、禮拜的動作。也許這也就是古代人們從事祭祀活動時的動作。

## 六、青龍、白虎和巫師

1987 年 5 月河南省中原化肥廠在河南省濮陽市的西水坡修建引黃供水調節池時，發現了一個考古遺址。這個遺址中，出現了用蚌殼排成的龍、虎、鹿三躡，如下圖所示



取材自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濮陽市博物館、濮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3期，頁4。

在這個遺址中一共發現三組用蚌殼排成的圖。第一組蚌圖是在編號 M45 的墓中發現。「在墓室中部壯年男性骨架的左右兩側，用蚌殼精心擺塑龍虎圖案。蚌殼龍圖案擺於人骨架的右側，頭朝北，背朝西，身長 1.78 米，高 0.67 米。龍昂首，曲頸，弓身，長尾，前爪扒，後爪蹬，狀似騰飛。虎圖案位於人骨架的左

<sup>30</sup>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頁34-44。金維諾〈舞蹈紋陶盆與原始舞樂〉《文物》1978年第3期，頁50-52。

側，頭朝北，背朝東，身長 1.39 米，高 0.63 米。虎頭微低，圓目圓睜，張口露齒，虎尾下垂，四肢交遞，如行走狀，形似下山之猛虎。」<sup>31</sup>至於骨架下方的三角蚌堆和兩根脛骨，有人說是北斗星<sup>32</sup>。

第二組蚌圖擺塑于 M45 南面 20 米處，T176 第 4 層下打破第 5 層的一個淺地穴中。其圖案有龍、虎、鹿和蜘蛛等。其龍頭朝南，背朝北。其虎頭朝北，面朝西，背朝東，龍虎蟬聯為一體。其鹿臥於虎背上，特別像一隻站立著的高足長頸鹿。蜘蛛擺塑在龍頭的東面，頭朝南，身子朝北。另外在蜘蛛和鹿之間，還有一件製作精美的石斧。



取材自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濮陽市博物館、濮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3 期，頁 3。

第三組蚌圖發現於第二組動物圖案的南面 T215 第 5 層下（打破第 6 層）的一條灰溝中。兩者相距約 25 米。灰溝的走向由東北達西南，灰溝的底部鋪墊有 0.10 米左右的灰土。在灰土上擺塑蚌圖。圖案有人騎龍和虎等。人騎龍擺塑於灰溝的中部偏南，龍頭朝東，背朝北，昂首，長頸，舒身，高足，背上騎有一人，也是用蚌殼擺成。兩足跨在龍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後，面部微側，好像在回首觀望。虎擺塑於龍的北面，頭朝西，背朝南，仰首翹尾，四足微曲，鬃

<sup>31</sup> 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濮陽市博物館、濮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3 期，頁 3。

<sup>32</sup> 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 年第 3 期。

毛高豎，呈奔跑和騰飛狀。

另外在龍的南面、虎的北面、龍虎的東面還各有一堆蚌殼。龍南面的蚌殼面積比較大，高低不平，成堆狀。虎北面和龍虎的西面，還有一舒身展翅的飛禽，因被兩個晚期的灰坑打破，看不出是什麼圖形。在飛禽和龍之間，還有一個用蚌殼擺成的圓圈。另外在這個層位上，還有許許多多零星的蚌殼，似乎也不是隨便亂扔的。從整體來看，這條灰溝好像一條空中的銀河，灰溝中的零星蚌殼，猶如銀河系中無數的繁星。那龍南面的蚌殼堆積是否像山？像川？虎北面、龍虎東面和龍與飛禽之間的蚌殼表現的是什麼？還有待研究。但人騎龍和奔虎騰空而起，如在空中奔馳，則非常形象，非常壯觀。<sup>33</sup>



<sup>33</sup> 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12期，頁1059。

取材自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12期，頁1059

張光直先生曾撰文討論這些蚌圖的意涵。他認為濮陽45號墓的主人是仰韶文化社會中的原始道士或巫師，用蚌殼擺設成龍、虎、鹿乃是他能召喚使用的三躄的藝術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躄的形象<sup>34</sup>。不過他也有些懷疑。他說：

可是現存有關三躄的記載最早是公元三、四世紀，而濮陽的發現如果是仰韶時代的，則可早到公元前4000多年。二者中間要有5000年的距離。用三躄的觀念來解釋濮陽的龍、虎、鹿三獸的形象，會不會過於牽強呢？我們是否有信心說中國的原始道教在儀式行為方面有自史前以來巫術一線持續下來的成分呢？是否可以說《抱朴子》和《三躄經》中的三躄有濮陽三躄這一個傳統賡續下來的成分呢？<sup>35</sup>

筆者倒是覺得張先生過慮了。從前面各節所提的資料來看，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是淵遠流長的。道教不是張道陵一個人忽然創出來的，儒家也不是孔子一個人突發奇想弄出來的。他們都是承襲一個很古老、很久遠的傳統，加以整理和解說，而後發揚光大。從這個角度去想，濮陽的龍虎像根本就是後世「左青龍、右白虎」的源頭。在簡報中提到有一個飛禽，由於被擾亂了，看不出什麼具體的形象來。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想，那個飛禽是「朱雀」？如果可以這麼猜想，那個蜘蛛很可能就是「玄武」，一隻不像烏龜的烏龜。如此一來，中國人講求方位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六千多年前就已經齊全了。

從這些蚌圖，配合上前面各節所提示的神聖圖象和法器，我們可以知道，在五、六千年前的中國華北地區，人們已經發展出很高的宗教文化，不僅對宇宙天象有所瞭解，而且更可以在入定的狀態下，看到宇宙網路不同網站的首頁，更把這些首頁的情景描繪下來。至於如何和網站上其他的「人」對話，那就是用占卜的辦法了。

## 七、數字與卦爻

中國最早的占卜證據是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其次是龍山文化的山東龍山鎮城子崖遺址。年代都在5000年前。用的材料是牛或鹿的肩胛骨。有的是鑽了孔再燒灼，有的是直接燒灼，來產生裂紋。在邯鄲溝遺址，發現大量的卜骨，是用豬、牛、羊的肩胛骨作成。有火灼的痕跡。仰韶齊家文化的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曾經發現過卜骨14塊。都是羊肩胛骨。有灼但是沒有鑽孔的痕跡。這些資料都只能顯示在五千年前左右，人們已經會占卜。可是沒有把占卜的事情記錄下來。但是在江蘇海安縣的青墩遺址卻出現了有卦爻的陶文。這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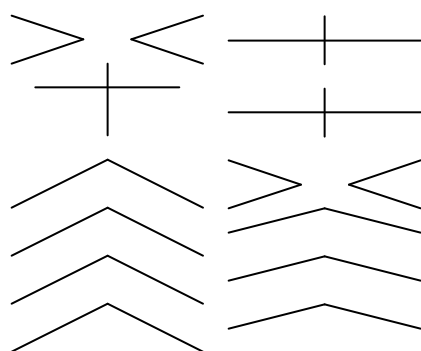
<sup>34</sup> 張光直〈濮陽三躄與中國古代美術上的人獸母題〉《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2期。又收在氏著《中國青銅器時代》(第二集)，台北，聯經，2001，頁91-97。

<sup>35</sup> 同上註，頁93-94。

能證明五千年前的人們如何從事 information mail。這裡所說的 information，在古代中文裡，就稱之為「數」。

在這裡必需先對「數」做個明確的界定。所謂「數」就是指構成宇宙各種事物的一些基本原則。先有這些原則，各種事和物方才得以依循而發展。占卜就是用機械的辦法來探索這些流轉在虛空中的原則。占卜者本身必需處在一種空靈、靈敏的心智狀態，方才可以比較容易捕捉住這些空靈的原則。因此，占卜的出現，也可以看成是人企圖跟宇宙中的精神巨網站有所聯繫和互動。

在北宋徽宗重和元年（西元 1118 年），在湖北省孝感縣出土了六件銅器，年代大約是西周昭王時代。其中一件叫做「中鼎」，上面有銘文。在這篇銘有這麼兩行<sup>36</sup>。



歷代的學者都不知道該怎麼解讀，只當成是「奇字」。近代郭沫若和唐蘭兩位古文字學家還主張把這種奇字當成是「族徽」來看待。

一九七八年，在吉林大學召開的一次有關古文字學的研討會中，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錫台提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字中，有七、八片卜骨，上面有這種奇字。古史專家張政烺聽了，很感興趣。第二天，他在發表〈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sup>37</sup>一文時，特別指出，這些奇字就是易卦。徐錫台順著這個思路，蒐集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商代初期，乃至於先周時期的數字卦，加以比排分析，於 1986 年發表了〈數與「周易」關係的探討〉<sup>38</sup>一文。後來又陸續發表〈周原甲骨文綜述〉<sup>39</sup>〈奇偶數圖形畫及其卦序的探討〉<sup>40</sup>〈數與「易卦」「易傳」關係的探討〉<sup>41</sup>等文。

<sup>36</sup> 《宣和博古錄》卷 2 頁 18。

<sup>37</sup> 張政烺〈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中國古文字研討會，吉林大學，1978。

<sup>38</sup> 徐錫台〈數與「周易」關係的探討〉，《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頁 34-47。

<sup>39</sup> 徐錫台《周原甲骨文綜述》，西安，三秦出版社。

<sup>40</sup> 徐錫台〈奇偶數圖形畫及其卦序的探討〉，《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香港中文大學，1995。

<sup>41</sup> 徐錫台〈數與「易卦」「易傳」關係的探討〉，待查。

根據徐錫台的這些論文，我們知道，在新石器時代的陶文中，完全不見有連排成組的數字。可是在 1979 年在江蘇省海安縣青墩遺址中發現的骨角柄和鹿角的上面有兩組數字，川又川川 ㄣ 三和 ㄣ 川川又川 |。張政烺和徐錫台都把偶數當成是陰爻「--」，奇數當成是陽爻「—」。於是就可以解讀成「3 5 3 3 6 4」天山遁卦和「6 2 3 5 3 1」雷天大壯卦。

這個遺址的年代大約是距今 5345±105 年前。地點是在長江下游。因此，徐錫台就說：「數圖形畫最早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崧澤文化遺物上，有 1（|）、5（又）、6（ㄣ）、七（十）、八（><）、九（九）等六個奇偶數字構造而成。這樣的占卜數字，大概沿用了兩千多年，方才發生變化。

在距今 3500 年前，人們就開始捨棄 2、3、4 這三個數字，因為這三個字的字形太相近，保留了 1、5、6 這三個數字，增補了 7、8、9 這三個數字，形成了以 1、5、6、7、8、9 這六個數字來排列重卦的局面。實際上，2、3、4 這三個數字並沒有消失。只是改變形式出現而已。2 寄於 8，4 寄於 6，3 寄於 7。

徐錫台條列了二十幾條商代前期的占卜資料。把這批資料做個統計，可以看出 1 和 6 出現次數明顯偏高的現象：

出現的數字	出現的次數
1	52
5	12
6	79
7	36
8	35
9	2

用這六個數字來排列，可以得到 216 個單卦，46,656 個重卦，279,936 爻。因此，商周兩代的卜卦是件非常複雜的事，簡化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只是這個簡化的過程拖得很久，一直到戰國時代方出現明顯的變化，而在西漢文帝、武帝時方才完成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六十四卦。

簡化的第一步就是省去 5 和 7 這兩個字，時間在戰國時代。1978 年在湖北江陵天鵬觀戰國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簡，上面有易卦，所用的數字只有 1、6、8、9 四個字。其中 1 和 6 兩字出現的頻率特別高。1 字出現 37 次，6 字出現 49 次，5 字出現 5 次，9 字出現 4 次。

1977 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一批竹簡，上面有三個卦：臨卦、離卦和大有卦。爻辭已標「初六」和「九二」等。這三個卦所用的數字已經完全

省去 5、7、8、9 這四個數字，集中在 1 和 6 這兩個數字。這個墓的入葬年代是漢文帝十五年（西元前 165 年）。因此，徐錫台主張從漢文帝十五年以後，就不再用 8、9 兩個字。只剩下 1 和 6 兩個奇偶數，用之來排卦爻。

到了漢武帝時，有一次書法改革，把長形的篆字改成扁形的隸書。因此，就把 6（ㄟ）壓平，寫成「--」，是為陰爻。而 1（一）就成為陽爻。古文中，把三個陽爻釋為「乞」或「氣」，氣向上衝，因此，卦名為乾。三個陰爻就成了「坤」卦。乾為天，坤為地。於是《易經》的陰陽爻符號就此完成。

## 八、結語

黃師士強先生曾經私下提醒筆者，要研究先秦文化，「巫」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因素。因此，在探索新石器時代農業文明初起的時候，巫和文化是怎樣的發展，重點是先要對「巫」有清楚的瞭解。可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所謂的「巫」，跟西洋人所認知到的 witch，大有差別。我們現在是受西方式的教育成長的，不知不覺中把西洋人對 witch 的看法拿來想中國古代的巫。於是就有很大的落差。

古代中國人所謂的巫覡，照《國語·楚語》觀射父所說的定義來看，那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一個心性極為靈敏，可以「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動靜無礙」關照世上的人、地、事、物、時。《史記·五帝本紀》所描述的那些聖王，方才有那樣的境界。古代的聖王其實就是「巫覡」。重點不在於他們飛天遁地，而是要有非常純良、空靈的心性知覺。有了這種能力方才可以隨時登上宇宙的巨網站，去看各個不同網站的首頁，然後點選進去，到各個網站裡去遊歷一番。或者是和某個網站對話，發出問題，等網站中的好心人士來回答。在五、六千年前，巫覡就可是自由的上網。經過四千年左右的發展，不同的網站逐漸定型，而後方才有人來教如何上網，以及編寫使用電腦和上網的手冊，形成先秦諸子九流十家。這些手冊就成了現在所說的「經典」。

考古資料是提供我們從反方向來探索。是從網站首頁的內容和 i-mail 的通聯記錄，來推想五、六千年前人們已經知道上宇宙的各個巨網站。

本文所提出的解釋和推論，對於習於傳統考古報告形式的前輩來說，是很勁爆，一時也很難接受。不過，只要能「好奇心」，有容忍的雅量，不要率爾把這篇文章丟掉，靜下來慢慢的想，就有可能看得懂這一篇文章。